

## 最好的時光

那是個陰鬱的週末午後，一直覺得雨就要下了，躺在床上，本來打算小睡片刻，老舊的風扇徐徐吹著，卻吹不散空氣裡的黏膩凝滯，背已經濕透，輾轉難眠，發了一陣呆，索性起身整理衣櫥。

拉開櫥門，一疊疊折得整齊的衣服已將衣櫥填滿，選擇看似很多，但實際會穿出門的就上層那幾件，曾試圖將底層的衣服丟棄，最後總是捨不得，後來持續添購新衣，衣櫥堆得更滿，底下的那些衣服也就更無暇理會。

將常穿的那幾件重新堆成一疊，剩下的搬到床上，一件件攤開，長時間沒穿也沒清洗，有些衣服已出現隱隱的黃漬，還在思考是否將它們留下來，眼角卻瞥見了兩件相似的 T-shirt，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是某年情人節前夕與當時的情人一起買的，一件水藍，一件淺卡其色，V 領水洗，在胸口的地方繡著一行草寫英文字：The Best Year。

印象裡，這兩件衣服只在情人節穿了那麼一次，之後再也沒拿出來過，這麼多年過去，某些過往，回想起來總是斑駁，並非當時的戀情令人不快，事實上，那一年確實相當美好，但也許就是因為太過美好而不願耽溺其中。窗外依舊陰沉，雲越壓越低，房間變得更悶，看著那兩件衣服，回憶似乎也在暗處淺淺翻湧。

你會說：時間的流逝不能控制，我們只需記得最好的時光。我曾經以為，所謂最好的時光，指的是那些開心、濃郁，整個畫面飽和到接近碎裂的快樂場景，你離開之後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才明白，也許只有那些發生當下我們不以為意，而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回憶，被鍛鍊出細緻薄光，並且永遠無法複製的片段，才接近你對於最好的定義。

我想起我們共同擁有過的，氣味與色澤飽滿，動詞似的夏天，大抵能夠回憶起當時的輪廓，唯獨某個七月的海洋，我記得所有細節的線條，記得岸上交錯的光影、浪潮的拍打聲，還有你笑容揚起的幅度，那其實是個悶熱，聞得見雨水氣味的夜晚，海的那頭隱隱有雷，我們肩併著肩，腳步零散，聊著細碎且微不足道的事，沿海岸線走了很遠很遠，海風很大，時常把語意吹得模糊不清，困惑的時候我們對彼此微笑，然後向對方靠得更近，你身上若有似無的香水味混合著海鹹，把夜晚搖晃得微微發暈。後來果真下起了雨，由小漸大，人群都散了，你牽起我的手，帶著我開始奔跑，一直跑到無法呼吸，現在想起，總希望那夜能夠一直延續，不要天明。

將衣服湊近鼻尖，依稀能辨認出你的氣息，乾淨清淡，彷彿剛洗過澡，軟的像是春天，一觸碰便會輕輕的散開來。氣味很容易撩撥我對往事的傷感，即使時間後來磨平了往事的聲線，以致那些回憶的卷軸像是彩色默片，但味道卻隨著時間一再拋磨而益發清晰。

將兩件衣服放到床邊，走到陽台點了一根菸，環顧四周，這麼偏僻的地方，靜的可以聽見火蝕菸紙的聲音。陽台的對面，是一棟六層樓高，有著白色外牆和斜屋頂的學生宿舍，夜晚的時候，不同樓層所流洩出來的昏黃燈光相互交織，珠寶盒似的，像一個幻境，你時常坐在陽台上看得癡迷，偶爾因為太累忍不住瞌睡，

睡著得你總是偏著頭，睫毛輕輕顫動，呼出濕暖的鼻息，世界隨著你胸膛規律的起伏而變得安穩，萬事萬物皆靜，看著你的睡顏，覺得自己看見了未來的模樣。

好的事情稍縱即逝，我擎著菸，記不得分手的原由，一段感情的維持，往往不只有相愛的兩人，大多時候更需要一點運氣，如同當初從假日花市買來的迷迭香，即使你和我細心照料，最後還是乾枯，原因不明，倒是從別人花圃偷剪回來插枝的薄荷，長得肆無忌憚，分種到好幾個不同的盆子。

捻熄菸，走向房間，扭開收音機，開始專心將衣服分門別類：領口鬆脫的再也不會穿、有著可愛圖案但不再適合自己的也許可以送人、手邊幾件正在摺的款式簡單繼續留下來……突然聽見廣播傳來某個外國女歌手低沉慵懶的嗓音，用蠻不在乎的語氣唱著：Sometimes love is not enough and the road gets tough I don't know why……於是停下動作側耳傾聽，窗外閃過了幾道亮光，雷聲隱隱作響。

分開前那年的初春，你著迷的，Christopher Isherwood 的《A Single Man》終於翻拍成電影，由著名的時裝設計師 Tom Ford 執導，中譯《摯愛無盡》，描述一個美國教授，在失去相愛十六年的伴侶的幾個月之後，下定決心自殺的故事。我們在首映當天前往最後一個場次，整個放映廳只有我們兩個，電影極美，情節平淡，幾乎沒有跌宕，卻在詩一般的畫面中，將生命中的悲傷與無常刻劃的內斂而深沉，冷靜的幾乎殘忍。

電影中的某一幕，Colin Firth 飾演的教授與其伴侶窩在沙發，同蓋一條毯子讀著各自的書，爲了誰應該去打開暖爐而拌嘴，我偷偷側過頭看你，發現你淺淺的笑了，時常我們也窩在床上讀書，爲了今晚輪到誰關燈而賴皮，你對我的各式威脅免疫，即便我搶過你的書，逼著你去關燈，你總是立刻背對我，發出佯裝的打呼聲，有時候鬧得累了，兩個人面對面躺著就要睡著，還不忘喃喃的告訴對方：今天真的是輪到你……

散場後，我們沉默的走在清冷的街頭，因爲沉浸在電影的哀傷而同時失去語言的能力，我們在電影海報前停下來，上映日期上方寫著：相愛有時。你緊緊握住我的手，握得那麼緊，彷彿我是抓不住的星光。

不要的衣服大致已經整理成一袋，打算送人的也摺成一疊，但那兩件 T-shirt 仍無法決定去留，與這兩件款式相似的衣服已經很多，然而如同我們交往的那段日子，大體相似，細節卻各有姿態，其中細微與瑣碎難以立即感知，但偶爾想起的時候，卻總能觸摸到那些輕柔如絲緞的起伏流動。

從前的你是多話的，能將許多不起眼的小事說得迷人，景致曲折，像是一千零一夜裡的莎赫扎德。記得某個冬夜，我們臨時起意，騎車前往市郊的溫泉鄉，手頭不寬裕的我們，挑選的旅店湯屋簡陋，卻幸而能夠窺見滿天星斗，滑膩的溫泉池中，我和你相對而坐，在滿室的蒸氣氤氳裡，讓泉水鬆弛緊繃的身體。

你看著窗外的星光，突然問我是否聽過聯星系統，我搖搖頭，你說大家對天文的理解通常是這樣：衛星繞著行星，行星繞著恆星，彗星偶爾經過，留下短暫而美麗的痕跡，幾乎是定律，然而聯星系統卻是天文學裡的例外，那是兩顆恆星，持續千萬年，各自所屬的星系都拋在光年之外，專注且單一的繞著彼此公轉，整

個宇宙，只看得見對方。

隔著水霧，我們看進彼此的眼瞳深處，在那裡找到了自己的倒影，當時的我們不曉得未來其實那麼難以預料，而聯星系統之間的牽引如此巨大，當其中之一的恆星膨脹、爆炸繼而衰亡時，第一個被捲入時間與空間皆扭曲，連光亦無法逃脫的巨大黑洞，也正是日夜凝望、旋轉的對方。

在你之後，我曾經試著走向別人，也讓別人走向我，當早晨我醒過來，身旁不算熟識的人還沉睡著，光裸上身，發出輕微但平穩的鼾聲，我看著天花板，左手略略感覺得他的體溫，我總會忍不住把手搭上對方胸膛，側過身，闔上眼，彷彿與其相戀已久，然而自己心裡明白，當他們醒來，將掛上看似友善實則隱藏困惑的笑容，侷促而有禮的盥洗穿衣，之後踏出大門，永遠不再回來。

與他人分享體溫其實比想像中簡單，相愛則比想像中困難，那裡有太多盤根錯雜的枝節，並非幾次夜的搔癢所帶來的噴薄便足能理解，與你的過往簡短而深刻，偶爾覺得自己也許已經預支了太多幸福。

雨開始下了，先是一滴滴，一滴滴，從遠方開始，接著襲捲過來，鋪天蓋地，帶著末日的氛圍，彷彿要將回憶也一併沖刷乾淨，醞釀的算久了，這裡的雨常下的讓人措手不及，好幾次只是要走到巷口的便利商店買點東西果腹，才結完帳，雨一瞬間便將城市淋得面貌模糊。

你會拉著我走進大雨裡，在雨中吻我吻的用力，回到家將濕透的衣服脫下，撥開濕黏的頭髮，一面發抖一面緊擁對方，然後做愛，歐陸青春電影那樣般的迷幻、脫離現實，後來隔沒兩天，兩個人都發起高燒，躺在床上，在高溫彷彿失速的暈眩中，沁出滿身的汗比雨淋更濕，卻實在。

時間倏地過去 往昔依然留在那裡，一直記得你笑起來，整個春天也都跟著踮起腳旋舞的樣子，我確曾領受過那樣的朗朗春光，然而現在回想，畫面似乎接近過曝，亮的刺眼。後來，一個人生活其實也並不特別孤單，只是某些安靜的夜晚，即使沒有什麼說話的慾望，還是希望當時的靜默有你相伴，失去你，有時候像是失去自己的影子，失去生活的習以為常。

雨勢轉小，空氣裡的悶熱也隨著雨漸漸消散，帶來微微的涼意，突然興起一股難以言明的情緒，在心中緩緩盤旋，盯著那兩件 T-shirt 發了一陣愣後，我將它們摺疊整齊，放進衣櫥最底，再將剩下的衣服依序疊置上去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，只剩餘光在天際線上暈染出哀豔的紫邊，我站起身來，提起裝滿衣服的袋子，打算投入巷口的舊衣回收箱。

下樓後，只剩細細的雨絲飄著，鳥鳴聲重新出現，此起彼落，拉開舊衣回收箱，我想，或許我和你有過最好的時光，但未來依舊難以預料，當下一個春天來的時候，也許我會開始真正的對其他人微笑，有曲折的時候端起架子，也許會有新的對象，當路坎坷了我們就撐過去，在巔簸的時候說幾個只有彼此了解的玩笑話，一同想像公寓的對窗，那些樹木枝葉繁盛的樣子。